

五代史

卷五

297

T 2455/17

廿九
5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五代史第四十四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劔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為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禮

西川
氏

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入祖山下郟坊遣知俊復
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
俊其弟知浣爲親軍指揮使間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
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
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
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
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
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
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
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于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
以知俊爲邠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
忌知俊功以事聞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爲武信

軍節度使使反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亦
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
早圖之而蜀人亦其嫉之知俊爲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
子皆以宗承爲名乃於里巷構爲謠言曰黑牛出圈椶繩斷建益
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愴其聲以自
喜後去爲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爲宣武都押
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
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
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
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
直趨河陽戰于沈水罕之六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

五代史卷四十四
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
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
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
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爲
昭義軍畱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
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
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爲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
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立以會爲都招討使天祐
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賈德倫河西人也少爲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
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
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

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
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
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
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効節軍將張彥謀於其眾
曰朝廷以我軍府彊盛設法殘破之況我六州舊爲藩府未嘗遠
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
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
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
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
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
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
傭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頴曰爲我作奏若復依

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鄴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卽召鄴還戒彥勿爲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延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爲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邠州人也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梁梁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

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寶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旣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以寶爲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

季梁事延季具言末帝懦弱趙巖等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凝
姦邪以入金多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
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此其必
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
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
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
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季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
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季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旣分以
鐵騎五千自邠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
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
備莊宗卒用延季策自邠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鄆州防禦
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季爲

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
斷吉柏江浮橋延季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季
謂招撫使李巖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
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畱數日使
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巖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
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
蜀降延季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季功爲多左廂馬步軍
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季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
名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季延季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
僕邀相從反俛首部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
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延季愈怒曰吾冒白
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

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孝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孝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孝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卽誅之繼岌不遣延孝而遣董璋延孝已自疑及璋過延孝軍又不謁延孝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於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孝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孝遂擁其衆自劔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孝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圜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孝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孝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以爭之出與攻管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勳擊敗罕之於泚水管

五代史第四十五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凶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

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畝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廨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脩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圍避暑畱旬日全義妻女皆迫淫之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斲土捃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

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侍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尙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年來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

全義爲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讐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大怒奏殺監軍者天下寃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爲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諡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爲盜石濠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爲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以爲子太祖卽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勅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敗之追至白逕嶺夜乘炬擊之懷

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卽位友謙復使程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爲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爲同州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爲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爲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崇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爲討已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

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爲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爲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羣伶宦官日夜以爲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母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爲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爲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爲何言矣魯奇亦爲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寃之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梁太府卿駙

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內
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太祖卽位累遷左龍武
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遇弒友珪立末帝畱守東都以
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
軍則事可成末帝卽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
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
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
帝卽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
洛而誅之乃僞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
曰友珪弒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
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未帝卽馳奏言龍
驤軍反象先聞之卽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卽位

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引判在京馬步
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爲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爲梁將未
常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
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
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
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爲
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
刺史義周世宗時爲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
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爲
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
五萬緡末爲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
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

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戰死于清口漢賓為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為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雁于其頰號雁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以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為朱落雁漢賓事梁為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為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懽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在

梁也與朱友謙俱為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為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為莊宗所厚惡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相為婚姻由是復得為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為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為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為澠池主簿其父事梁太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為軍巡使又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美人凝為人儉巧善窺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史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

安因以得罪死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凝爲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爲姦彥章爲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爲招討使軍于王村是時唐已下鄆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騎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寧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故梁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凝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

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爲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爲不可莊宗怒曰朕爲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丹凝軍瓦橋關以諂事紹宏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凝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卽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爲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爲襄州都指揮使山南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爲畱後玘僞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復州刺史徙毫安二州末帝時爲晉州觀察畱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

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唐晉陽之南鄙久矣
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爲節度
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宗師未至拜武勝軍
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
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
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
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
凡與晉戰所得及兵背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
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
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
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爲殺

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
使安州畱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
佗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
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拱
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其姓名於
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
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
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
十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
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第四十六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為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為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為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為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與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即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為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

蘇州七鳳
氏雷印

蘇州七鳳
氏雷印

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卽自稱兵馬雷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畱于魏明宗卽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畱守與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懼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秦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旣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等兵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

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愛其儁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左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諸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畱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勅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總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爲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

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眾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坑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請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佗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

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讐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卽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爲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眾以傳箭爲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爲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寮屬皆以晏爲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

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鬪軍稍遷親隨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溫遂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爲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成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秦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其戍卒效節軍將龍旺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

明宗入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遑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擊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卽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畱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溫卽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爲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爲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溫乘間有

窺覷之意謂其司馬李沖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沖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沖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沖至京師廢帝已入立沖卽奉表稱賀還勸知溫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溫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冊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冊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溫受封遣冊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溫在鎮常厚斂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溫卒後其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匹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爲富家云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

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爲人倜儻有大節爲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卽位爲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趨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卽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騎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宴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部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卽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莊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

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畱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牀指揮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橐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苻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彊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

鋤耨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謂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爲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旣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

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梁又奔于蜀重霸爲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爲親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爲節度使重霸爲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劔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雖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畱爲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閬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畱守

徙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州

王建立遼州榆杜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奠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卽位以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協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二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罷重誨羣臣左右調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

使又徙上黨建立快快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闕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爲重誨所擯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讒汝耶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盧天福五年來朝高祖勞之曰三十年前老兄可母拜賜以肩輿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王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旣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皆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卽位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畱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卽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畱守而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畱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

于其心而其所爲如此者何哉蓋其習爲常事故特發于喜怒願指之間而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旣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其上下安然而不怪者豈非朝廷法制綱紀壞亂相乘其來也遠旣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康福蔚州人也世爲軍校福以騎射事晉王爲偏將莊宗嘗曰吾家以羊馬爲生福狀貌類胡人而豐厚胡宜羊馬乃令福牧馬于相州爲小馬坊使逾年馬大蕃滋明宗自魏反兵過相州福以小坊馬二千匹歸命明宗軍勢由是益盛明宗入立拜飛龍使領磁州刺史襄州兵馬都監從劉訓討荆南無功而還福爲將無佗能善諸戎語明宗常召入便殿訪以外事福輒爲蕃語以對樞密使安重誨惡之常戒福曰無妄奏事當斬汝福懼求外任靈武韓洙

死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佗鎮重誨曰福爲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爲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卽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

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謚曰武安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笑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禦爲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畱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方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特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

父子特以善政著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歛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第四十七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爲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

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畱後莊宗滅梁見溫琪曰此爲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畱闕下以爲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佗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萇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爲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

壯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爲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峻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爲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卽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一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

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一卒嘆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
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
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貲爲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爲宿州刺史梁
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爲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
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以筠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
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爲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
唐仍爲京兆尹從郭崇韜伐蜀爲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
尹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
見彥琳疑筠已死卽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
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爲西京畱守戒守者
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軍筠弟錢當

筠爲京兆尹時以爲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直使筠西伐蜀
畱錢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
亂錢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爲永
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卽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宮掘地多得金
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貲筠因以事
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錢恣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至
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卽
位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錢又取之由是兄弟貲
皆鉅萬然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斂民賴以安而
錢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
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錢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
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

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薨然後
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
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籤無所利害籤
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
超深以爲德而待籤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
而響應乎使籤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
繼岌之死由籤之拒其所繫者皆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
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
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
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爲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

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
佐之乃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徒欲拒命
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
審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
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乞
兵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爲
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爲人明年拜威德軍節度使
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
饑爲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
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矩遭
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

興吾門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願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畱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爲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得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

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棧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畱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

敗處讓因畱事晉莊宗卽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
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
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
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叅其軍事已而副
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鄴逾
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譬以禍福延光乃
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
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
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
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
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
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

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
職處讓居桑暮年起復爲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
卒年六十一累贈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山後八軍巡檢使將騎
兵二千人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爲
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洛汾二州刺史潁州團
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
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卽時
受代明宗大喜卽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
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畱爲許畱一年
召爲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爲左龍武
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

子太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爲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爲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爲突寘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崇飲之以酒殺之窋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

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入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爲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爲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王爲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使同光中拜沂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廢帝卽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

原廢帝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爲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爲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法人無敢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而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卽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慊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穎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邾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

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極薦於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際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卽位歷博單鄆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卽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千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

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首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畱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爲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賓佐多解官逃去

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欒城栢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卽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

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尙或生走則死也我等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怪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卽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卽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於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卽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爲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旣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爲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

畱守徒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畱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隲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爲舅彥威未嘗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爲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逃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踏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爲保義軍節度

使以爲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爲護聖都虞候賜以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爲棣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使又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爲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游豪俊事高萬金爲部曲其後爲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戶出一卒爲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爲首後晉高祖卽位卽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爲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爲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

甚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爲賣已遂誣奏皦隱已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延孫女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彊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爲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第四十七

終

西川忠鳳堂
氏閣南南甫

五代史第四十八

雜傳第三十六

西川忠鳳堂
氏閣南南甫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歎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

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馳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爲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紵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堠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爲貪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貨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卽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

臣爲選廉吏賈仁洺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雷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洺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免牟仁洺從後引弓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洺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洺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洺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醜仁洺仁洺舌壞而死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洺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寃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洺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欵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昇遣其將李承裕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泌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爲大威統

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爲昇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沐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爲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河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爲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容故亦不之責也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

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劍督戰甚急軍士反兵逐虔劍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卽擁軍士入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俟後事成願不以防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驕從珂卽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卽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右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于道暉時猶爲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高祖屈馬上橫鞭揖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立罷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殺

于道有子勳王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二州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師騶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瑭也愍帝卽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卽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卽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贄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高愛子

公愛壻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刀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并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解弘贄有子巒爲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鳩與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贄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鳩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後事晉爲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略知書通於吏事爲唐興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爲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爲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王都以爲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爲

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卽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爲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爲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爲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爲範爲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爲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名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羣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爲燕守城當爲燕謀然事勢不可爲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

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畱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刀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爲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

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光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讐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爲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爲防克用畱晉兵千人爲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而思

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卽率所收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行欽爲幽州雷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尚何顧吾子邪行欽卽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卽夜縋行周馳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晉莊宗時歷朔沂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

之行珪不聽啣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寃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行珪雨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不所出其不意卽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祖時爲西京畱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畱蕭翰守汴又棄去

召唐故許王從益人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况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令追封秦王有子懷德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爲軍卒唐晉之間爲護聖指揮使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畱麻答守鎮州而去晉人從者多畱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謀逐麻答使人召再榮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答走諸將以再榮名次最高乃推爲畱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皆隨契丹畱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貲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答者乃衆人所爲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爲然他

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嘗事麻答者取其財鎮人謂之白麻答漢高祖卽位拜再榮爲畱後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復何面見公平乎乃斬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于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爲奉安指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爲先鋒都指揮使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建雄四鎮叔于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没字碑晉出帝時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于出班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没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汝一喫飯處叔于再拜乃以爲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

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愧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第四十八 終

西川忠貞堂
氏書

五代史第四十九

西川忠貞堂
氏書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為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史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為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為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衛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為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

爲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爲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
洛無久畱以煩軍府既卒州人上書乞畱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爲效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
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之麾下梁亡莊
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岌平蜀累遷夔興二州刺史
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劍門劍門兵守不得入暉從
它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
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爲延光守已而出
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
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
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
暉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

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內大治晉高祖下詔
書褒美黨項拓拔彥超最爲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爲去就暉
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畱之爲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
超旣畱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易其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
多而得夷心反以爲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時出帝昏
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靈武時王令溫鎮
靈武失夷落心大爲邊患暉卽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
臣願得自募兵以爲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
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邪吾聞王氏劍天
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
人皆殺之裨將樂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

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卽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衛州人也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爲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爲亂劫其部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鹽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銳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

可強遂斬之推一小校爲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卽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爲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爲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爲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并其部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名見暉金瘡被

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上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爲生後去爲軍卒累遷指揮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爲蜀守固鎮繼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爲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思爲趙延壽所得以爲壕砦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高祖時爲鄧州行軍司馬後爲汝淮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卽馳見弘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蓄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簿而已吏閱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

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旣械就道潁亮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弘肇乃鞠其奴具伏卽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爲効順指揮以景思爲指揮使復戍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攻濠州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爲盜鄉里患之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爲侍衛親軍指揮使以進爲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

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有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

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爲卒後爲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爲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思爲牢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爲事而性鄙儉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爲叔後思與周太祖俱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卽位每呼思爲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卽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

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為尼族人即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為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為邊患因表以為遊弈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為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即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為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京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第四十九終

西川忠厚堂氏閣印

五代史第五十

西川忠厚堂氏閣印

雜傳第三十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為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而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為客將高祖即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為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瀘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

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贇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洺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畱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畱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卽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祚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

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卽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旻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爲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已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裨將太祖初卽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卽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爲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名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卽遣同名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僂

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衍陳周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爲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卽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卽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

自此始

王殷大明人也少爲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邠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卽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畜豈少耶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臥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卽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劉詞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詞以軍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詞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

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爲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爲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侍中謚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及知祥僭號于蜀

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爲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卽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爲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爲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初昶遣其秦州節度使高處儔以兵援環未至聞堂倉兵敗亦潰歸處儔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處儔遂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

是時周師已征淮卽以環佐侯章爲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爲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縝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爲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幸淮南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爲阮雲中人也其文嗣倫爲麟州刺史從阮爲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爲牙將後以爲府州刺史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

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
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爲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卽
拜從阮子德辰爲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
靜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第五十終

武勝軍節度使

五代史第五十一

武勝軍節度使

雜傳第三十九

朱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會兒常侍左右莊
宗卽位以其廝養爲長直軍以守殷爲軍使故未嘗經戰陣之用
然好言人陰私長短以自結莊宗以爲忠遷蕃漢馬步軍都虞候
使守德勝王彥章攻德勝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鴛才果
誤予事明宗請以守殷行軍法莊宗不聽同光二年領振武軍節
度使是時莊宗初入洛守殷巡檢京師特恩驕恣凌侮勳舊與伶
人景進相爲表裏魏王繼岌已殺郭崇韜進誣朱友謙與崇韜謀
反莊宗遣守殷以兵圍其第而殺之是時明宗自鎮州來朝居于
私第莊宗方惑羣小疑忌大臣遣守殷伺察明宗動靜守殷陰使
人告明宗曰位高人臣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公可謂位高而

功著矣宜自圖歸藩無與禍會也明宗曰吾洛陽一匹夫爾何能爲也旣而明宗卒反于魏莊宗東討守殷將騎軍陣宣仁門外以俟駕郭從謙作亂犯興教門以入莊宗急召守殷等軍守殷按軍不動莊宗獨與諸王宦官百餘人射賊守殷等終不至方移兵憩北邙山下聞莊宗已崩卽馳入宮中選載嬪御寶貨以歸縱軍士劫掠遣人趣明宗入洛明宗卽位拜守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明年遷宣武軍節度使九月明宗詔幸汴州議者喧然或以爲征吳或以爲東諸侯有倔強者將置制之守殷尤不自安乃殺都指揮使馬彥超閉城反明宗行至京水聞守殷反遣范延光馳兵傅其城汴人開門納延光守殷自殺其族乃引頸命左右斬之明宗至汴州命鞭其尸梟首于市七日傳循洛陽守殷之將反也名都指揮使馬彥超與計事彥超不從守殷殺之

明宗隣彥超之死以其子承祚爲洛州長史

董璋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爲汴州富人季讓家僮梁太祖鎮宣武養讓爲子是爲朱友讓其僮奴以友讓故皆得事梁太祖璋以軍功爲指揮使晉李繼韜以洛州叛降梁梁末帝遣璋攻下澤州卽以璋爲刺史梁亡璋事唐爲邠寧節度使與郭崇韜相善崇韜伐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步軍都虞候軍事大小皆與璋參決蜀平以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孟知祥鎮西川其後二人有異志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爲唐用而能制知祥者璋也往往稱璋忠義重誨以爲然頗優寵之以故璋益橫天成四年明宗祀天南郊詔兩川貢助南郊物五十萬使李仁矩齋安重誨書往諭璋璋訴不肯出祇出十萬而已又因事欲殺仁矩仁矩涕泣而免歸言璋必反其後使者至東川璋益倨慢使

者還多言璋欲反狀重誨患之乃稍擇將吏爲兩川刺史以精兵爲其牙衛分布其諸州又分閬州置保寧軍以仁矩爲節度使遣姚洪將兵千人從仁矩戍閬州璋及知祥覺唐疑已且削其地遂連謀以反璋因爲其子娶知祥女以相結又遣其將李彥釗扼劍門關爲七砦於關北增置關號永定凡唐戍兵東歸者皆遮畱之獲其逃者覆以鐵籠火炙之或剖肉釘面割心而啖長興元年九月知祥攻陷遂州璋攻陷閬州執李仁矩姚洪皆殺之初璋等反唐獨誅璋家屬知祥妻子皆在成都其疎屬畱京師者皆不誅石敬瑭討璋等兵久無功而自關以西饋運不給遠近勞弊明宗患之安重誨自往督軍敬瑭不納重誨遂得罪死敬瑭亦還明宗乃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將軍劉澄西歸諭璋等使改過知祥遣人告璋欲與俱謝過自歸璋曰唐不殺孟公家族於西川恩厚矣

我子孫何在何謝之有璋由此疑知祥賣已三年四月以兵萬人攻知祥戰于彌牟璋大敗還走梓州初唐陵州刺史王暉代還過璋璋邀畱之至是暉執璋殺之傳其首於知祥

范延光字子瓌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盛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汶陽莊宗以爲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兵夜至河上爲梁兵所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榜掠數百脅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晉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護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拜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

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于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明年遷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死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居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過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步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仁福卒其子彝超自立而邀旌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彝超不受代以兵攻之

久不克隰州刺史劉遂凝馳驛入見獻策言綏銀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彝超夏州已破綏銀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綏銀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彝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蒙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詢詢異議藏窟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司不能禁或勸延光以嚴法制之延光曰制動當以靜宜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壽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畱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未弘昭馮贇

爲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弒愍帝唐室大亂
弘招贊皆及禍以死末帝復召延光爲樞密使拜宣武軍節度使
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遣延光討平之卽以爲天雄軍節度
使延光嘗夢大蛇自臍入其腹半入而掣去之以問門下術士張
生張生贊曰蛇龍類也龍入腹中王者之兆也張生自延光微時
言其必貴延光素神之常置門下言多輒中遂以其言爲然由是
頗畜異志當晉高祖起太原末帝遣延光以兵二萬屯遼州與趙
延壽犄角旣而延壽先降延光獨不降高祖卽位延光賀表又頗
後諸侯至又其女爲末帝子重美妃以此遂懷反側高祖封延光
臨清王以慰其心有平山人祕瓊者爲成德軍節度使董溫其衙
內指揮使後溫其爲契丹所虜瓊乃悉殺溫其家族瘞之一穴而
取其家貲鉅萬計晉高祖入立以瓊爲齊州防禦使索其貲裝道

出于魏延光陰遣人以書招之瓊不納延光怒選精兵伏境上伺
瓊過殺之于夏津悉取其貲以戍邏者悞殺聞由是高祖疑其必
爲亂乃幸汴州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
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爲招討使引兵
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
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
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
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暴疾不能興銳乃陰召暉入城迫延光
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
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堅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況銳等兒戲
邪行取孺子爾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銳等敗延光遣
牙將王知新齋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

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然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匱宗正承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册封東平郡王天平軍節度使賜鐵券居數月來朝因慙請老以太子太師致仕初高祖赦降延光語使者謂之曰許卿不死矣若降而殺之何以享國延光謀於副使李式式曰主上敦信明義許之不死則不死矣乃降及致仕居京師歲時宴見高祖待之與羣臣無間然心終不欲使在京師歲餘使宣徽使劉處讓載酒夜過延光謂曰上遣處讓來時適有契丹使至北朝皇帝問晉魏博叛臣何在恐晉不能制當鎖以來免爲中國後患延光聞之泣下莫知所爲處讓曰當且至洛陽以避契丹使者延光曰嗚呼光遠畱守河南吾之仇也吾有田宅

在河陽可以往乎處讓曰可也乃挈其帑歸河陽其行輜重盈路光遠利其貲果圖之因奏曰延光反覆姦臣若不圖之非北走胡則南走吳越請拘之洛陽高祖豫未決光遠兼鎮河陽其子承勳知州事乃遣承勳以兵脅之使自裁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許之不死何得及此乃以壯士驅之上馬行至浮橋推墮水溺死以延光自投水死聞因盡取其貲高祖以適會其意不問爲之輟朝贈太師水運軍使曹干獲其流尸于繆家灘詔許歸葬相州已葬墓輒崩破其棺槨頭顱皆碎初秘瓊殺董溫其取其貲延光又殺瓊而取之而終以貲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免也當延光反時有李彥珣者爲河陽行軍司馬張從賓反河陽彥珣附之從賓敗彥珣奔于魏延光以爲步軍都監使之守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邢州人也其母尚在乃遣人之邢州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

以招之彥珣望見自射殺之及延光出降晉高祖拜彥珣房州刺
之大臣言彥珣殺母當誅高祖以謂赦令已行不可失信後以坐
賊誅

嗚呼甚哉人性之慎於習也故聖人之於仁義深矣其爲教也勤
而不怠緩而不迫欲民漸習而自趣之至於久而安以成俗也然
民之無知習見善則安於爲善習見惡則安於爲惡五代之亂其
來遠矣自唐之衰干戈饑饉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養其親其始
也骨肉不能相保蓋出于不幸因之禮義日以廢恩愛日以薄其
習久而遂以大壞至於父子之間自相賊害五代之際其禍亂不
可勝道也夫人情莫不共知愛其親莫不共知惡於不孝然彥珣
彎弓射其母高祖從而赦之非徒彥珣不自知爲大惡而高祖亦
安焉不以爲怪也豈非積習之久而至於是歟語曰性相近習相

遠至其極也使人心不若禽獸可不哀哉若彥珣之惡而恬然不
以爲怪則晉出帝之絕其父宜其舉世不知爲非也

婁繼英不知何許人也歷梁唐爲終冀二州刺史北面水陸轉運
使耀州團練使晉高祖時爲左監門衛上將軍繼英子婦溫延沼
女也自明宗時誅其父韜延沼兄弟廢居于許心常怨望及范延
光反繼英有弟爲魏州子城都虞候延光遣人以蠟丸書招繼英
繼英乃遣延沼入魏見延光延光大喜與之信箭使陰圖許延沼
與其弟延濬延袞募不逞之徒千人期以攻許而許州節度使葛
從簡以延光之反也疑有應者爲備甚嚴延沼未及發延光蠟書
事泄於京師繼英惶恐不自安乃出奔許高祖下詔招慰之使復
位繼英懼不敢出溫氏兄弟謀殺繼英以自歸延沼以其女故不
忍張從賓反於洛陽延沼兄弟乃與繼英俱投從賓於汜水繼英

知溫氏之初欲殺已也反譖延沼兄弟於從賓從賓皆殺之從賓
敗繼英爲杜重威所殺

安重榮小字鐵胡朔州人也祖從義利州刺史父全勝州刺史振
武馬步軍都指揮使重榮有力善騎射爲振武巡邊指揮使晉高
祖起太原使張穎陰招重榮其母與兄皆以爲不可而重榮業已
許穎母兄謀共殺穎以止之重榮曰未可吾當爲母卜之乃立一
箭百步而射之曰石公爲天子則中一發輒中又立一箭而射之
曰吾爲節度使則中一發又中其母兄乃許重榮以巡邊千騎叛
入太原高祖卽位拜重榮成德軍節度使重榮雖武夫而曉吏事
其下不能欺有夫婦訟其子不孝者重榮拔劍授其父使自殺之
其父泣曰不忍也其母從傍詬罵奪其劍而逐之問之乃繼母也
重榮叱其母出從後射殺之重榮起於軍卒暴至富貴而見唐廢

帝晉高祖皆自藩侯得國嘗謂人曰天子寧有種邪兵強馬壯者
爲之爾雖懷異志而未有以發也是時高祖與契丹約爲父子契
丹驕甚高祖奉之愈謹重榮憤然以謂詘中國以尊夷狄困已弊
之民而充無厭之欲此晉萬世恥也數以此非謂高祖契丹使者
往來過鎮州重榮箕踞慢罵不爲之禮或執殺之是時吐渾白氏
殺屬契丹苦其暴虐重榮誘之入塞契丹數遣使責高祖并求使
者高祖對使者鞠躬俯首受責愈謹多爲好詞以自解而姑息重
榮不能詰乃遣供奉官張澄以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山谷中吐
渾悉驅出塞吐渾去而復來重榮卒納之因招集亡命課民種稗
食馬萬匹所爲益驕因怒殺指揮使賈章誣之以反章女尚幼欲
捨之女曰吾家三十口皆死於兵存者特吾與父爾今父死吾何
忍獨生願就死遂殺之鎮人於是高賈女之烈而知重榮之必敗

也重榮既僭侈以爲金魚袋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娶二妻高祖因之並加封爵天福六年夏契丹使者拽刺過鎮重榮侵辱之拽刺言不遜重榮怒執拽刺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之博野乃上表曰臣昨據熟吐渾白承福赫連功德等領本族三萬餘帳自應州來奔又據生吐渾渾契苾兩突厥三部南北將沙陀安慶九府等各領其族牛羊車帳甲馬七八路來奔具言契丹殘虐掠取生口羊馬自今二月已後號令諸蕃點閱強壯辦具軍裝期以上秋南向諸蕃部誠恐上天不祐敗滅家族願先自歸其諸部勝兵衆可十萬又據汾河黨項山前後逸越利諸族首領皆遣人送契丹所授告身職牒旗幟來歸欵皆號泣告勞願治兵甲以報怨又據朔州節度副使趙崇殺節度使劉山以城來降竊以諸蕃不招呼而自至朔州不攻伐而自歸雖繫人情盡由天意又念陷蕃

諸將等本自動勞久居富貴喪身虜塞酷虐不勝企足朝廷思歸可諒苟聞傳檄必盡倒戈其表數千言又爲書以遺朝廷大臣四方藩鎮皆以契丹可取爲言高祖患之爲之幸鄴報重榮曰前世與虜和親皆所以爲天下計今吾以天下臣之爾以一鎮抗之大小不等無自辱焉重榮謂晉無如我何反意乃決重榮雖以契丹爲言反陰遣人與幽州節度使劉晞相結契丹亦利晉多事幸重榮之亂期兩敵之欲因以窺中國故不加怒於重榮重榮將反也其母又以爲不可重榮曰請爲母卜之指其堂下簷竿龍口仰射之曰吾有天下則中之一發而中其母乃許饒陽令劉巖獻才鳥五色重榮曰此鳳也畜之後渾又使人爲大鐵鞭以獻誑其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出則以爲前驅鎮之城門抱關鐵胡人無故頭自落鐵胡重榮小字雖甚惡之然不悟也其冬安

從進反襄陽重榮聞之乃亦舉兵是歲鎮州大旱蝗重榮聚饑民數萬驅以嚮鄴聲言入覲行至宗城破家堤高祖遣杜重威逆之兵已交其將趙彥之與重榮有隙臨陣卷旗以奔晉軍其鎧甲鞍轡皆裝以銀晉軍不知其來降爭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降晉大懼退入于輜重中其兵二萬皆潰去是冬大寒潰兵饑凍及見殺無孑遺重榮獨與十餘騎奔還以牛馬革爲甲驅州人守城以待重威兵至城下重榮禪將自城東水碾門引官軍以入殺守城二萬餘人重榮以吐渾數百騎守牙城重威使人擒之斬首以獻高祖御樓受馘命添其首送于契丹改成德軍爲順德鎮州曰有州常山曰恒山云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皆事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領貴州刺史明宗時爲保義彰武軍

節度使未嘗將兵征伐李彝超自立於及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卽位徙領順化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贇送款于從珂愍帝出奔從珂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徙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卽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慙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鄴從進畜異志恃江爲險招集亡命益置軍兵南方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畱之邀遮商旅皆黥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爲表裏高祖患之謀徙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徙上黨朕虛青州以待卿卿誠樂行朕卽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漢江南臣卽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其子弘超爲京苑副使居京

師從進請賜告歸遂不遣王令謙潘知麟者皆從進牙將也常從從進最久知其必敗切諫之從進遣子弘超與令謙遊南山酒酣令人推墮崖死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契丹使者反迹見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畱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知麟以反鄭王以空名勅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胡陽遇建宗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逾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弘受及其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狗于市而斬之降襄陽爲防禦贈令謙忠州刺史知麟順州刺史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瞪啜蓋沙陀部人也光遠初名阿檀爲

唐莊宗騎將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其一臂遂廢不用久之以爲幽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戍瓦橋關光遠爲人病禿折臂不通文字然有辯智長於吏事明宗時爲媯瀛冀易四州刺史以治稱初唐兵破王都於中山得契丹大將薊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者求薊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薊刺等皆北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居此久熟知中國事歸之豈吾利邪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爾明宗嘉其說卒不遣薊刺等光遠自易州刺史拜振武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徙鎮中山兼北面行營都虞候禦契丹於雲應之間晉高祖起太原末帝以光遠佐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招討副使爲契丹所敗退守晉安寨契丹圍之數月人馬食盡殺馬而食馬盡乃殺敬達出降耶律德光見之斬曰爾輩

大是惡漢見光遠與諸將初不知其誚已猶爲謙言以對德光曰不用鹽酪食一萬匹戰馬豈非惡漢兒邪光遠等大慙伏德光問曰懼否皆曰甚懼曰何懼曰懼皇帝將入蕃德光曰吾國無土地官爵以居汝汝等勉事晉晉高祖以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光遠進見佯爲悒悒之色常如有所恨者高祖疑其有所不足使人問之對曰臣於富貴無不足也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此常爲媿爾由是高祖以爲忠頗親信之范延光反以爲魏府都招討使久之不能下高祖卒用他計降延光而光遠自以握重兵在外謂高祖畏已始爲恣橫高祖每優容之爲選其子承祚尚長安公主其次子承信等皆超拜官爵恩寵無比樞密使桑維翰惡之數以爲言光遠自魏來朝屢指維翰擅權難制高祖不得已罷出維翰於相州亦徙光遠西京畱守兼鎮河陽奪其

兵職光遠始大怨望陰以寶貨奉契丹訴已爲晉疎斥所養部曲千人撓法犯禁河洛之間甚於寇盜天福五年徙鎮平盧封東平王光遠請其子以行乃拜承祚單州刺史承勳萊州防禦使父子俱東車騎連屬數十里出帝卽位拜太師封壽王是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而承祚自單州逃歸出帝卽以承祚爲淄州刺史遣使者賜以玉帶御馬以慰安之光遠益驕乃反名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耶律德光相距澶魏之間鄆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泐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

敗遂與光遠隔絕德光聞河上兵大敗與晉決戰戚城亦敗契丹
已北出帝復遣守貞符彥卿東討光遠嬰城固守自夏至冬城中
人相食幾盡光遠北望契丹稽首以呼德光曰皇帝悞光遠邪其
子承勳等勸光遠出降光遠曰我在代北時嘗以紙錢祭天池投
之輒没人言我當作天子宜且待時毋輕議也承勳知不可乃殺
節度判官丘濤親將杜延壽楊瞻白延祚等劫光遠幽之遣人奉
表待罪承信承祚皆詣闕自歸而光遠亦上章請死出帝以其二
子爲侍衛將軍賜光遠詔書許以不死羣臣皆以爲不可乃勅李
守貞便宜處置守貞遣客省副使何延祚殺之于其家延祚至其
第光遠方閱馬于廐延祚使一都將入謂之曰天使在門欲歸報
天子未有以藉手光遠曰何謂也曰須得大王頭爾光遠罵曰我
有何罪昔我以晉安塞降契丹使爾家世爲天子我亦望以富貴

終身而反負心若此遂見殺以病卒聞承勳事晉爲鄭州防禦使
德光滅晉使人名承勳至京師責其劫父斃而食之乃以承信爲
平盧節度使漢高祖贈光遠尚書令封齊王命中書舍人張正撰
光遠碑銘文賜承信使刻石于青州碑石旣立天大雷電擊折之
阿澄啜初非姓氏其後改名城而姓楊氏光遠初名檀清泰二年
有司言明宗廟諱犯偏傍者皆易之乃賜名光遠云光遠旣病禿
而妻又跛其足也人爲之語曰自古豈有禿瘡天子跛脚皇后邪
相傳以爲笑然而名夷狄爲天下首禍卒滅晉氏瘡痍中國者三
十餘年皆光遠爲之也



